

中华藏典（二）名家藏书

二十八

觉世名言

觉世名言

【清】李渔 著

主 编 李 梦 苏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.5 印张 1487.2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

ISBN 7 - 204 - 05334 - 7
定价:2156.00 元

目 录

觉世名言连城璧	(5)
序	(5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子集	(7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丑集	(32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寅集	(41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卯集	(71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辰集	(89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巳集	(114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午集	(135)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未集	(177)

【藏书导读】

李渔(1611—1680 ?)字笠翁,别号觉世稗官、笠道人、湖上笠翁、新亭樵客等。浙江兰溪下李村人,生于如皋。《觉世名言》包括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和《觉世名言十二楼》。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正集收入短篇白话小说 12 篇,每篇一集;外编收入短篇白话小说 6 篇,每篇一卷;共收入短篇白话小说 18 篇,每篇叙写一个故事。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之前有《无声戏》和《无声戏合集》,比较二者,内容与《连城璧》相同,只是回目有异。均有“觉世稗官编次,睡乡祭酒批评”字样。孙楷第先生认为《无声戏》易名为《连城璧》,并非杜浚(即批评该书的睡乡祭酒)刊刻时所拟定,实为书贾为炫世求售而换书名,并认为《连城璧》(包括外编六卷)即是《无声戏合集》的后身。胡士莹先生在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中也明确认为此种说法去事实不远。认为《无声戏》之所以要更换书名为《连城璧》,并隐去笠翁姓名,主要是回避当时政治的原因。因为顺治十七年御史萧震弹劾浙江布政使张缙彦,其罪状之一就是与他编刊《无声戏》有关,张缙彦因此被革职流放于宁古塔。

明清话本、拟话本小说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。从冯梦龙开始,白话小说(话本、拟话本)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繁荣时期。这一段时间中既孕育出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这样的长篇小说名著,又产生了“三言二拍”这样的短篇小说名著。这些名著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,还被翻译介绍到许多国家去。但除这几种外还有不少好的作品,李渔的《觉世名言》就是继“三言二拍”之后短篇白话小说的又一代表作。

周永年藉书园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藉书园主人周永年字书昌，山东历城人，清乾隆年间进士，曾被征为翰林，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，当时称得上是一代名儒。

周永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藏书家和思想家之一，其思想之深刻，见解之超群，论述之周密，行动之果敢，都称得上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亘古第一人。和周永年同时代的大学者章学诚就曾多次高度评价周永年的言行，并曾将天一阁、述古堂等诸家藏书与周氏藉书园做过比较，认为前者不过都是“或以炫博，或以稽数，其旨不过存一时之籍而不复于永久，著一家之藏而不复能推明所以然者广之于天下”的浅陋之徒，“其智虑之深浅，用心之公私，利泽之普狭，与周君相去当何如耶？”

周永年不仅积极阐述和宣传自己的思想，而且付诸实施，身体力行。他“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，弃产营书，久而始萃”，积书达数万卷，其中，“旧藏、古槧、缮钞、稀见之本亦略具焉”。周永年把自己辛勤积蓄的藏书全部公开，并命名为“藉书园”。藉者借也，藉书园即为公开借阅图书之所，“使学者于以习其业，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，故以藉书名园”。周永年以此明志，表达了他不愿将藏书私有，而主张公诸天下读书之人。

周永年撰写了《儒藏说》，建立了“藉书园”，提出了“天下万世共读之”的鲜明主张，在我国文献收藏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他仿效佛藏、道藏，建立“儒藏”，由此而提出了“儒藏说”。周永年立志于此，“愿与海内同人共肩斯任，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，自今日永无散失，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”。

觉世名言连城璧

序

迷而不知悟，江河日下而不可返。此等世界，恁不能得之于夏楚，劝亦不能得之于适铎。每在文人笔端，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，恶恶之念油油而生，乃知天下能言之流，有裨世道不浅。吾友屏绝尘氛，闭户搦管，貿貿不休。视其书非传奇即稗官野史。予谓：“古人著书，如班固、袁宏、贾逵、郑玄之徒，皆以经史传当世，子何屑屑此事为？”吾友微笑不答。予因取其所著之书，趺坐冷然亭上，焚香煮茗而读之，其深心具见于是。极人情诡变，天道渺微，从巧心慧舌，笔笔钩出，使观者于心焰贺腾之时，忽如冷水浹背，不自如好善心生，恶恶念起。予因拍案大呼：“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！经史之学，仅可悟儒流，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。”裴光庭有言曰：“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。”其斯之谓欤？故予于前后二集，皆为评次。兹复合两者而一，稍可撙节者必为逸去，其意使人不病高价，则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，而吾友维持世道之心，亦沛然遍于天下。

睡乡祭酒漫题

《觉世名言连城璧》子集

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

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

诗云：

从来尤物最移人，亏有清歌妙舞身。

一曲《霓裳》千泪落，曾无半滴起娇颦。

又词云：

好妓好歌喉，擅尽风流。惯将欢笑起人愁。尽说含情单为我，魂魄齐勾。舍命作缠头，不死无休。琼瑶琼玖竟相投。桃李全然无报答，尚羨娇羞。

这首诗与这首词，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，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，别是一般妩媚，使人见了最易消魂，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，慳吝的也会撒漫起来。这是什么原故？只因他学戏的时节，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，柳舞花翻之态，操演熟了，所以走到人面前，不消作意，自有一种云行水流的光景。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，有轻清重浊之分，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，也有矫强自然之别。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，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，极会难为丑妇，帮衬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使他愈加丑陋起来，标致的走上去，使他分外标致起来。常有五、六分姿色的妇人，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，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

来,竟像西子重生,太真复出,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,也还比不上。这种道理,一来是做戏的人,命里该吃这碗饭,有个二郎神呵护他,所以如此。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,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。

是便是了,天下最贱的人,是娼、优、隶、卒四种。做女旦的,为娼不足,又且为优,是以一身兼二贱了,为什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?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,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,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,奇到极处,所以要表扬他。别回小说,都要在本事之前,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,独有这回不同。不须为主邀宾,只消借母形子,就从粪土之中,说到灵芝上去,也觉得文法一新。

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,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,地名叫做杨村坞。这块土上的人家,不论男子妇人,都以做戏为业。梨园子弟所在都有,不定出在这一处,独有女旦脚色,是这一方的土产,他那些体态声音,分外来得道地。一来是风水所致,二来是骨气使然。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,当初交媾之际,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,毡单上的态度做作起来,然后下种。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,及至带在肚里,又终日做戏,古人原有“胎教”之说,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,柳舞花翻之态,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。及至生将下来,所见所闻,除了做戏之外,并无别事,习久成性,自然不差,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,所能仿佛其万一。所以他这一块地方,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。别处的女旦,就出在娼妓里面,日间做戏,夜间接客,不过借做戏为由,好招揽嫖客,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。他有三许三不许,那三许三不许?

许看不许吃,许名不许实,许谋不许得。

他做戏的时节,浑身上下,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。就是不做戏的时节,也一般与人顽耍,一般与人调情。独有香喷喷的那钟美酒,只使人垂涎咽唾,再没得把人沾唇。这叫做“许看不许吃”。遇着那些公子王孙,富商大贾,或以钱财相结,或以势力相加,定要与他相处的,他也未尝拒绝,只是口便许了,心却不许。或是推托身子有病,卒急不好同房。或是假说丈夫不容,还要缓图机会,捱得一日是一日,再不使人容易到手。这叫做“许名不许实”。就是与人相处过了,枕席之间十分缱绻,你便认做真情,他却像也是做戏,只当在戏台上面,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。做的时节,十分认真,一下了台,就不作准。常有痴心子弟,要出重价替他赎身。他口便许你从良,使你终日图谋,不惜纳交之费,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,不舍得把身子从人。这叫做“许谋不许得”。他为甚么原故,定要这等作难?要晓得此辈的心肠,不是替丈夫守节,全是替丈夫挣钱。不肯替丈夫挣小钱,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。但凡男子相与妇人,那种真情实意,不在粘皮靠肉之后,却在眉来眼去之时。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,众人不曾下箸的时节,自己闻见了香味,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,不住要垂涎咽唾。及至到口之后,狼餐虎嚼,吃了一顿,再有珍馐上来,就不觉其可想,反觉其可厌了。男子见了妇人,就如馋人遇酒食,只可使他闻香,不可容他下箸。一下了箸,就不觉兴致索然,再要他垂涎咽唾,就不能够了。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,知道这种道理,再不肯轻易接人,把这三句秘诀,做了传家之宝。母传之于女,姑传之于媳。

不知传了几十世,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,偏与这秘诀相左,也许看,也许吃,也许名,也许实,也许谋,也许得,总来

是无所不许。古语道得好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他圆通了一世，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，挣了一注大钱，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。这个女旦姓刘，名绛仙，是嘉靖末年的人。生得如花似玉，喉音既好，身段亦佳，资性又来得聪慧。别的女旦，只做得一种脚色，独是他有兼人之才，忽而作旦，忽而做生。随那做戏的人家，要他装男就装男，要他扮女就扮女。更有一种不羁之才，到那正戏做完之后，忽然填起花面来，不是做净，就是做丑。那些插科打诨的话，那是簇新造出来的，句句钻心，言言入骨，使人看了分外销魂。没有一个男人，不想与他相处。他的性子，原是极圆通的，不必定要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随你一字不识，极丑极陋的人，只要出得大钱，他就与你相处。只因美恶兼收，遂致贤愚共赏。不上三十岁，挣起一份绝大的家私，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。他的家事虽然大了，也还不离本业。家中田地，倒托别人管照，自己随了丈夫，依旧在外面做戏，指望传个后代出来，把担子交卸与他，自己好回去养老。谁想物极必反，传了一世，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，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，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，竟在假戏文里面，做出真戏文来，使千年万载的人，看个不了。

这个女儿，小名叫做藐姑，容貌生得如花似玉，可称绝世佳人，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。有古语四句，竟是他的定评：

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。加之一寸则太长，损之一寸则太短。

至于遏云之曲，绕梁之音，一发是他长技，不消说得的了。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，不但使千人叫绝，万人赞奇，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，忽然变做风魔世界，使满场的人，个个把持不定，都要死要活起来。为什么原故？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，忽

而目定口呆,竟像把活人看死了,忽而手舞足蹈,又像把死人看活了。所以人都赞叹他道:“何物女子,竟操生杀之权。”他那班次里面,有这等一个女旦,也就够出名了。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,恰好又有一个正生,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,与藐姑配合起来,真可谓天生一对,地生一双。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,当初不由生脚起手,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。要说这段因缘,须从脚根上叙起。

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,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,时常跟了母亲做几出零星杂剧。彼时有个少年的书生,姓谭,名楚玉,是湖广襄阳府人。原系旧家子弟,只因自幼丧母,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。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,自己只身无靠,流落在三吴、两浙之间,年纪才十七岁。一见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,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,乃以看戏为名,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,指望以眉眼传情,挑逗他思春之念,先弄个破题上手,然后把承题开讲的功夫,逐渐儿做去。谁想他父母拘管得紧,除了学戏之外,不许他见一个闲人,说一句闲话。谭楚玉窥伺了半年,只是无门可入。一日闻得他班次里面,样样脚色都有了,只少一个大净,还要寻个伶俐少年,与藐姑一同学戏。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,得了这个机会,怎肯不图?就去见绛仙夫妇,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。绛仙夫妇大喜,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,与藐姑同堂演习。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,学起戏来,自然触类旁通,闻一知十,不消说得的了。

藐姑此时,年纪虽然幼小,知识还强似大人。谭楚玉未曾入班,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,见他看戏看得殷勤,知道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,但知香艳之可亲,不觉娼优之为贱,欲借同堂以纳款,虽为花面而不辞,分明是个情种

无疑了,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。怎奈那教戏的先生,比父亲更加严厉。念脚本的时节,不许他交头接耳,串科分的时节,唯恐他靠体沾身。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,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,虽然同窗共学,不曾说一句衷情,只好相约到来生,变做一对蝴蝶,同飞共宿而已。

谭楚玉过了几时,忽然懊悔起来道:“有心学戏,除非学个正生,还存一线斯文之体。即使前世无缘,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,也在戏台上面,借题说法,两下里诉诉衷肠,我叫他一声‘妻’,他少不得叫我一声‘夫’。虽然做不得正经,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,了了从前的心事,也不枉我入班一场。这花面脚色,岂是人做的东西。况且又气闷不过,妆扮出来的,不是村夫俗子,就是奴仆丫鬟。自己睁了饿眼,看他与别人做夫妻,这样膀胱臭气,如何忍得过?”一日乘师父不在馆中,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,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,要以齿颊传情,又怕众人听见。还喜得一班之中,除了生旦二人,没有一个通文理的,若说常谈俗语,他便知道,略带些之乎者也,就听不明白了。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,把眼睛觑着藐姑,却像也是念戏一般,念与藐姑听道:“小姐小姐,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,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?”藐姑也像念戏一般,答应他道:“人非木石,夫岂不知,但苦有情难诉耳。”谭楚玉又道:“老夫人提防得紧,村学究拘管得严,不知等到何时,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?”藐姑道:“只好两心相许,俟诸异日而已。此时十目相视,万无佳会可乘,幸勿妄想。”谭楚玉又低声道:“花面脚色,窃耻为之。乞於令尊令堂之前,早为缓颊,使得擢为正生,暂缔场上之良缘,预作房中之佳兆。芳卿独无意乎?”藐姑道:“此言甚善。但出於贱妾之口,反生堂上之疑,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子当以术

致之。”谭楚玉道：“术将安在？”藐姑低声道：“通班以得子为重，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，则将无求不得。有萧何在君侧，勿虑追信之无人也。”谭楚玉点点头道：“敬闻命矣。”

过了几日，就依计而行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，要依旧回去读书。绛仙夫妇闻之，十分惊骇道：“戏已学成，正要出门做生意了，为什么忽然要跳起槽来？”就与教戏的师父，穷究他变卦之由。谭楚玉道：“人穷不可矢志。我原是个读书之人，不过因家计萧条，没奈何就此贱业，原要借优孟之衣冠，发泄我胸中之垒块。只说做大净的人，不是扮关云长，就是扮楚霸王，虽然涂几笔脸，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，还不失我英雄本色。那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，还没有一本做君子，倒有九本做小人。这样丧名败节之事，岂大丈夫所为，故此不情愿做他。”绛仙夫妇道：“你既不屑做花面，任凭尊意，拣个好脚色做就是了，何须这等任性。”谭楚玉就把一应脚色，都评品一番道：“老旦贴旦，以男子而屈为妇人，恐失丈夫之体。外脚末脚，以少年而扮做老子，恐销英锐之气。只有小生可以做得，又往往因人成事，助人成名，不能自辟门户，究竟不是英雄本色，我也不情愿做他。”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：“照他这等说来，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。我看他人物声音，倒是个正生的材料，只是戏文里面，正生的曲白最多，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，不日就要出门行道了，即使教他做生，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？”谭楚玉笑一笑道：“只怕连这一脚正生，我还不情愿做。若还愿做，那几十本旧戏，如何经得我念？一日念一本，十日就念十本了。若迟一月出门，难道三十本戏文，还不够人家搬演不成？”那戏师父与他相处，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，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做正生，倒把正生改了花面。谭楚玉的记性，真是过目不忘，

果然不上一月,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,就与藐姑出门行道。

起先学戏的时节,内有父母提防,外有先生拘管,又有许多同班朋友,夹杂其中,不能够匠心匠意,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。只说出门之后,大家都在客边,少不得同事之人,都像弟兄姊妹一般,内外也可以不分,嫌疑也可以不避,挨肩擦背的时节,要嗅嗅他的温香,摩摩他的软玉,料想不是什么难事。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,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。但凡做女旦的,是人都可以调戏得,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。这个规矩,不是刘绉仙夫妇做出来的,有个做戏的鼻祖,叫做二郎神,是他立定的法度。同班相谑,就如姊妹相奸一般,有碍于伦理。做戏的时节,任你肆意诙谐,尽情笑耍。一下了台,就要相对如宾,笑话也说不得一句。略有些暧昧之情,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讳,不但生意做不兴旺,连通班的人,都要生起病来。所以刘藐姑出门之后,不但有父母提防,先生拘管,连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纠察。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,就不约而同都去伺察他,惟恐做些勾当出来,要连累自己,大家都担一把干系,可怜这两个情人,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,连那之乎者也的旧话,也说不得一句,只好在戏台之上,借古说今,猜几个哑谜而已。

别的戏子,怕的是上台,喜的是下台。上台要出力,下台好躲懒故也。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,喜的是上台,怕的是下台。上台好做夫妻,下台要避嫌疑故也。这一生一旦,立在上台,竟是一对玉人,那一个男子不思,那一个妇人不想?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,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。同是一般的旧戏,经他两个一做,就会新鲜起来。做到风流的去处,那些偷香窃玉之状,偎红倚翠之情,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,都是戏

中所未有的,一般使人看了无不动情。做到苦楚的去处,那些怨天恨地之词,伤心刻骨之语,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,都是刻本所未载的,一般使人听了,无不堕泪。这是什么原故?只因别的梨园,做的都是戏文,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。戏文当做戏文做,随你搬演得好,究竟生自生而旦自旦,两下的精神联络不来。所以苦者不见其苦,乐者不见其乐。他当戏文做,人也当戏文看也。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,那做旦的精神,注定在做生的身上,做生的命脉,系定在做旦的手里,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,痛痒无不相关。所以苦者真觉其苦,乐者真觉其乐。他当实事做,人也当实事看。他这班次里面,有了这两个生旦,把那些平常的脚色,都带挈得尊贵起来。别的梨园,每做一本,不过三四两、五六两戏钱。他这一班,定要十二两,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。凡是富贵人家有戏,不远数百里,都要来接他。接得去的,就以为荣,接不去的,就以为辱。

刘绛仙见新班做得兴头,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,自己跟在女儿身边,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,好趁大注的钱财。谁想藐姑一点真心,死在谭楚玉身上,再不肯去周旋别人。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,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。教他上席陪酒,就说“生来不饮”,酒杯也不肯沾唇。与他说一句私话,就勃然变色起来,要托故起身。那些富家子弟,拚了大块银子,去结识他,他莫说别样不许,就是一颦一笑,也不肯假借与人。打首饰送他的,戴不上一次两次,就化作银子用了。做衣服送他的,都放在戏箱之中,做老旦、贴旦的行头,自己再不肯穿著。隐然有个不肯二夫,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,只是说出口。

一日做戏做到一个地方,地名叫做□□埠。这地方有所

古庙,叫做晏公庙。晏公所职掌的,是江海波涛之事,当初曾封为平浪侯,威灵极其显赫。他的庙宇就起在水边,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圣诞。到这时候,那些附近的檀越,都要搬演戏文,替他上寿。往年的戏,常请刘绛仙做,如今闻得他小班更好,预先封了戏钱,遣人相接,所以绛仙母子,赴召而来。往常间做戏,这一班男女都是同进戏房,没有一个参前落后。独有这一次,人心不齐,各样脚色都不曾来,只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先到。他两个等了几年,只讨得这一刻时辰的机会,怎肯当面错过?神庙之中,不便做私情勾当,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。说了一会,就跪在晏公面前,双双发誓说:“谭楚玉断不他婚,刘藐姑必不另嫁,倘若父母不容,当继之以死,决不做负义忘情、半途而废之事。有背盟者,神灵殛之。”发得誓完,只见众人一齐走到,还亏他回避得早,不曾露出破绽来,不然疑心生暗鬼,定有许多不祥之事生出来也。当日做完了一本戏,各回东家安歇不提。

却说本处的檀越里面,有个极大的富翁,曾由赘郎出身,做过一任京职。家私有十万之富。年纪将近五旬,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。刘绛仙少年之时,也曾受过他的培植。如今看见藐姑一貌如花,比母亲更强十倍,竟要拚一注重价娶他,好与家中的姬妾凑作“金钗十二行”,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,十分款待,少不得与绛仙温温旧好,从新培植一番。到那情意绸缪之际,把要娶藐姑的话,恳恳切切的说了一番。绛仙要许他,又因女儿是棵摇钱树,若还熨得他性转,自有许多大钱趁得来,岂止这些聘礼?若还要回绝他,又见女儿心性执拗,不肯替爹娘挣钱。与其使气任性,得罪于人,不如打发出门,得注现成财物的好。踌躇了一会,不能定计,只得把两句两可之